

# 玛格丽特·米德：寻找人类的青春期



■ 玛格丽特·米德



■ 米德与同仁在交流



■ 米德在大会上发言

## 童年

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190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商学院的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最早影响了她整个童年的祖母。米德的祖母受过高等教育，曾是一名教师，但并不古板。米德在祖母的教育下变成了一个多面手。在成年之前，玛格丽特学过了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算术和诗歌。8岁时，祖母让米德观察记录妹妹的语言习惯，算是米德最早的有关人类学训练。米德甚至还学会了木工活，在22岁结婚时，她亲手制作了房间里的家具。

## 转折

米德在纽约巴尔纳德学院获得了英语和哲学双学位，之后她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1924年，米德结识了人类学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和他的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波亚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给了米德投身人类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比她年长14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成为波亚士麾下的一员骁将。

## 小岛上的青春期

1925年，23岁的玛格丽特·米德不顾波亚士的劝告，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开始了人类学最基础，同样也是艰苦而重要的田野考察。米德希望在这里寻找一个答案，那就是困扰美国青少年的青春期的问题，究竟是文化造成的结果，还是所有年轻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为了与当地青少年更好地沟通，米德不但要学习当地语言，还要适应不那么现代的生活方式。在与萨摩亚村的村民生活了数月后，她发现这里的年轻人能够毫无困难地从孩童阶段过渡到成人阶段，并没有像美国青少年一样，出现叛逆的青春期的问题。她为这个发现付出的代价是身体上的创伤。由于医疗落后，米德在岛上感染了疟疾，这种病困扰了她一生。

## 《萨摩亚人的成年》

米德根据在萨摩亚的调查，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该书在1928年出版发行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成为了20世纪最流行的人类学著作，而且数次入选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书籍。早在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就曾经出版《青春期》一书，提出了“青春危机”的理论。霍尔认

为青春期是人类的一个过渡阶段，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在霍尔之后，也有心理学家把青春期形容为“第二次诞生”和“心理断乳”，这些理论均将青春期视为遗传学的结果。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向传统的理论发起了挑战，指出了文化因素对于青春发育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米德调查发现，萨摩亚人生活方式简单，因此不会为前途困扰，不会质疑人生，文明社会年轻人所经受的压力在这里也不会存在。这说明至少在青春期的行为方面，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

## 代沟

20世纪60年代，欧美战后经济复苏，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动荡，学潮频频爆发，在这些现象背后，是年轻人和长辈的对立。一条新的、深深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出现在青年人和老人之间，这是未来与过去的碰撞，老年人过去用智慧和丰富的阅历主导着社会，这种权威正受到新一代的挑战。此时的米德已经将研究视野转移到当代社会。

1970年，米德最后一部重磅作品《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正式出版。米德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后象征文化，即晚辈向长辈学习；互象征文化，即晚辈和长辈互

相学习；前象征文化，即长辈向晚辈学习。“前象征文化”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父辈的过去就是后辈的未来。房龙曾说：“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是老一辈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年轻者的智慧遭遇了滑铁卢，他们不再是后辈们信赖的榜样，在引导子女的问题上也时常捉襟见肘。

米德认为解决这种代沟的方法就是老一辈向年轻人学习。米德与自己的女儿之间便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不仅是母女，也是朋友。米德提倡“教孩子在风暴里筑巢”，她的女儿后来也成为了人类学家。她说，我和妈妈从不简单地活着。米德的这本书虽然受到了老一辈的抨击，但同时也赢得了青年一代的认同，并推动着未来。

## 影响

1969年，《时代》杂志用“世界祖母”来称呼玛格丽特·米德，她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在美国，她甚至和居里夫人拥有一样的地位，《纽约时报》称米德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米德在1978年因病离世，前美国总统卡特在哀悼时说，米德已经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思考方式教给了成千上万的公众。

## 批评

在米德去世后，澳大利亚学者德里克·弗里曼在1983年出版了《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书中对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米德的结论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弗里曼引发了人类学界的论战，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在弗里曼作品面世不久即通过决议，认为该书“写得很糟糕、不科学、不负责任和误导”。此后许多人类学家都出来批驳弗里曼。但弗里曼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也成为人类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争议。

摘自2014年2期《看历史》

# 母亲邵华

毛新宇



## 18.马背上的摇篮

几天后，爷爷在家中设便宴招待出狱的同志，外婆也应邀参加，并且带上了母亲和少林姨妈。大家落座后，爷爷举起一杯酒，满脸带笑地对人们说：“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可以说三喜临门啊，非常值得庆贺。第一喜嘛，是李先念、王震中原胜利突围，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第二个是新疆的全体同志胜利归来；第三个嘛，是我的私事——”说着，他冲警卫员招了招手，让大伯进来，“我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了，我们父子团聚了！”

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见到岸英大伯，在她的眼里，大伯相貌英俊、高大挺拔，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大哥哥。外婆拉着大伯的手仔细端详，眼里早已蒙上一层泪水，喃喃道：“还是小时候的模样，长得像你妈妈。我当年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像她这么大——”说着，外婆指了指身边只有几岁的少林姨妈。

7月20日，细心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支起相机，为母亲等二十位小狱友拍下了一张极富历史意义的照片，并在照片上方用遒劲的笔体写下了醒目的标题“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我母亲站在后排中间，个子明显比其他小朋友高出大半个头，少林姨妈就坐在她的前面，低着头，怯怯地望着镜头。从此，这些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开始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幸福生活。他们很快就被送到了延安托儿所。

1947年元宵节刚过，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与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消息相伴而至。2月14日，“西北王”胡宗南接到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密令，他气焰嚣张地宣称：三个月内拿下延安！爷爷又一次高瞻远瞩，及时从战略上提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指导方针，果断地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并要求至14日前，所有党政工群机关和群众坚壁清野，全部疏散到指定地点，给胡宗南留下一座空城。

外婆一家是随中央党校第三支队转移的，萧华担任支队长，干部和家属共四五百

人，拟定去黄河对岸的山西兴县参加土地改革。外婆一家分配到了一匹马、一头骡子，外婆骑马，马驮着行李，母亲和少林姨妈坐在驮筐里。在此之前，思齐姨妈已经随部队出发了。临出发时，岸英大伯也赶来道别。从此，母亲和少林姨妈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踏上了她们难忘的跋涉历程。

疏散地第一站是延安西北安塞县吊儿沟和茨儿沟一带。三支队在安塞成立了干部学校，外婆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刚出发时，只让少林姨妈坐驮筐，我母亲骑骡子。出延安不远，少林姨妈的筐子因重量不均，总是往一边倾斜，而我母亲也没骑过牲口，于是便由警卫员牵着骡子，让小姐妹俩一人坐一个驮筐。

随着胡宗南部队逼近延安，第三支队又折向东北，穿过子长、绥德、吴堡等地，准备渡过黄河。因黄河解冻后水面上有许多流冰，渡船又有限，她们一家在吴堡老家住了半个多月。

踏上黄河东岸的柳林，部队马不停蹄地迅速向离石县行进。晋西北虽然是老区，但省会太原等大中城市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散兵游勇时不时地抢劫骚扰，对这支以非武装人员为主的拖儿带女的队伍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为了确保支队安全，刚到离石县后马未卸鞍，组织决定立即减少目标、分散人员向大部队的靠拢。外婆一家被分配到远在晋东南的晋城，那里有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五师。他们在当地武装的掩护下，晓行夜宿，风雨无阻，一路绕过敌人占领的交通要道，一个多月后才到达五师驻地晋城。进入太行山，部队在一条有瀑布的山沟休息。

李先念与外婆是湖北同乡，他对当年这位文武双全的女中豪杰早有耳闻。外婆也早就听过爷爷赞扬李先念部中原突围的重大贡献。在李先念的建议下，上级同意外婆暂时脱离三支队序列，直接编入五师随军行动。而能随主力部队行军打仗，一直是外婆的一桩夙愿，她求之不得。思齐姨妈和母亲也随之被安排在五师宣传队，她俩排演节目，慰劳伤员，参加当地的土改运动。妈妈说，她扭过秧歌，演过活报剧，演过《兄妹开荒》和《血泪仇》……

6月中旬，五师主力随刘邓大军向中原挺进。姐妹俩在师留守部队担负照顾伤病员和动员群众的任务，她们在这里一起度过了漫长而愉快的冬季。

## 7.遂手下留情

冯翊不由大怒！这个秀才，自家本为“红封”，却要“为民请命”，针对本县，策划闹事。先是与乡民串通，再与一班文人密谋……为避人耳目，竟还临时换了地方。事到如今，还在这里搪塞糊弄！抚台常大人日前就曾提醒，聚众滋事，背后多是有人唆使；这眼看着就逮住了一个大案——“看来你是坚不吐实呀。来呀！刑杖八十，看你招是不招！”这于周祥千，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

其时，李芝英等人已经闻知周祥千真干的去了县衙上书，又被县令扣下的消息。几人忙不迭先设法递了些银子进来，以免周生吃了眼前亏，却也未曾想到会是个“八十大板”！还好衙役及时得了银子，又看是个书生，行刑时候虽是声势忒大，可手下的板子却着实留情了许多。即便如此，这些板子打下来，毕竟痛不欲生；加之这当众扒裤子打屁股的羞辱，周祥千只念当场一刀死了就好。终于，周祥千昏天黑地，岔气晕厥，不省人事。

周韩村的韩阿公与几位村老随后被提到县衙过堂。审来审去，几个老那晚实在只是发了几句牢骚而已。冯翊遂令掌嘴，几个老当场被分别打了几十个嘴巴，个个口吐鲜血，腮帮红肿，然后被发落回家，随时候传。随后，李芝英、茶博士、白兄连同那日的船家都被传到公堂听审。李芝英心中大骇，怕那日与周生去往江边时，说到的有关造反的话头，被泄漏出来，那就躲不过杀头之祸了。好在茶、白二位并未说破，许是过了脑子精明，许是那日两人走在前头，没有听清他于周生在后面的议论。冯翊问了半天，未得要领，又得城中缙绅招呼进来，遂手下留情，着褫夺李芝英乡试资格，三人一起回家候传。

不说周韩村、石山弄三村的乡亲们老激愤异常，横泾村乡亲族人在陈家祠堂聚会，族正陈着老陡然心热，拍案而起，指张潮青那日的那扁担，“横泾村何人无为，而竟遭此荼毒！”

地处省内边远江山县，巡抚大人没有来过。知县段光清明白，这次巡抚大人风尘仆仆亲临巡视的用意所在。

年前洪逆在广西揭竿造反，朝廷官府立时心惊肉跳，随即兴师动众，调兵遣将。首席

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亲赴永安战场督阵，改业已失效的大举进剿为日夜不停的“分班进击”，以达“连营进逼”之目的；又调大炮轰击，永安州城外房屋被“击蹋无数”，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战事日夜不断，惨烈无比。怎奈这太平军却收缩阵地，“分班坐守”，顽强反击。至今历时半年，官军久攻不克。如此下去，万一这太平军得逞，势必进犯湖南。若再得手，则又必定凯觐江西或是湖北。倘若太平

军进入江西，则浙江又岌岌可危；而江山县恰与江西接壤，且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之称，不能不早加防范。

是日，县上一班官吏早早于堂中等候。抚台大人即行训示，说当下危困情势，眼下最当要紧的，是遵行上谕，着力编练乡勇团练。

话犹未了，一帮县官便不由地面面相觑起来，常大淳知其所虑，是为公帑银两无处着落，便将鄞县知县冯翊自筹款项，力办团练一事，给大家说了一遍。

段光清陪坐一旁，恭听巡抚大人训示，沉默不语。鄞县红白二封的事情，他早有听闻，私心却不敢苟同。这段光清是为徽籍人士，少有大志，勤学好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又以体貌端正、言语朗朗，在“大挑”面试中列为一等，用为知县，后调浙江，历任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多地知县，达八年之久，如今不过五旬，已然鬓发花白。段光清虽说官声不错，却久久未能补缺晋职，连这知县，也是越发较为富庶之慈溪、海盐，去往江山这有些贫瘠之处了。

常大人觑了段知县一眼，又说起鄞县清理盐政一事，这也自有史例可循。五代时候，贩私盐一斤一两便可正法。宋代杀头的标准放到三斤。到了明代，朱元璋为弭边患，奖掖为边关输送粮食者，这才开例颁发“盐引”。如今鄞县东乡一带，有些盐枭顽民，得寸进尺，贩卖私盐，肆无忌惮；一国一区之中，岂得有两种法令章程！

段光清仍然是神情安稳，不言不语。常大淳又觑了段光清一眼，心中对他“老成持重”的模样，颇不以为然，便冷着脸子道：“段知县，你有什么想法，请说来听听。”

# 鄞变一八五二

徐牲民

